

正是拍纪录片出身的导演蓝鸿春最看重的东西。他从来不和素人演员谈演戏技巧，不要求走位多么精准，也不苛求灯光必须打在脸上的哪个黄金角度，他要的是演员给出人在特定情境下最本能的反应。

由于大都是素人演员，在剧组里，大家很少谈论“演技”这个词。王彦桐总结出来的经验是：对于情绪戏，往往是开机的第一条最好用。

电影里，木生和南枝有一场吵架的戏——当时南枝怕惹麻烦，不让木生在客栈里开中文班。木生悻悻离开，又折返回去冲着她吼了一大段台词。那场戏台词长，情绪起伏大，很容易失误。但王彦桐当时完全沉浸在木生急切的情绪里，一气呵成。导演在监视器前看了两遍回放之后，想了想，直接拍板：“行，不拍了，就这条了。”

没有技巧，全凭感情。这种重情绪的戏，他们甚至不敢彩排。“因为彩排前如果你先把情绪用掉了，可能就不太好了。”真情的自然流露，让素人们的表演呈现出一种未经雕琢的动人。

尽管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是一部情感浓度很高的电影，但导演的表现手法却相当含蓄和克制。整部电影里，木生唯一的一场哭戏发生在监狱里——那也是王彦桐自认为最需要导演帮助的一场戏。

在那场戏里，木生隔着泰国监狱的铁窗，看到了南枝带来的一张老家寄来的、妻子淑柔和三个孩子的

合照。对于一个未婚也没有孩子的年轻人来说，如何表现出一个父亲凝视阔别已久的儿女时的复杂心境，是一道很大的难题。一开始，王彦桐顺着剧本的提示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，哭得很用力——但蓝导喊了停。

“导演走过来，没有教我怎么做表情，而是帮我厘清木生在那个瞬间脑子里会闪过什么念头。”王彦桐说，“导演让我看着照片去想：原来家乡老婆，还是那么漂亮啊；这个小女孩，我离开的时候还不会爬，现在怎么长得跟妈妈一样高了；这两个男孩，个头差不多，哪个大哪个小，竟然都已经认不出了；淑柔一个人在老家带三个孩子，得多辛苦啊……”

顺着这些具体的、生活化的念

王彦桐身上的不急不躁。



头一路想下去，王彦桐的心一下子也被揉碎了。他不再是为了哭而哭，而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一个无能为力的父亲的酸楚。

那场戏里，还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。当木生试图接过照片时，身后的泰国狱警突然大声警告他放下。正陷于悲伤和思念中的木生，下意识地回头，不耐烦地骂了一句：“哭丧啊！”

“我明明只是想安安静静地看一下家人的照片，你却在旁边吼，真的很烦啊。”王彦桐笑着解释那个瞬间的反应。那个回头不仅没有破坏悲伤的氛围，反而让木生这个人物瞬间活了——他不是一个人拿捏的软柿子，异乡的牢狱之灾并不会磨平他的心性，反而在出狱后，他又满怀斗志去跑船挣大钱了。就像导演说的，木生这家伙，又“燃起来”了。

电影上映后，大量观众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泪点。王彦桐说，自己看电影的时候也会哭，不过不是为木生哭，而是为淑柔哭。“我开始哭是看到淑柔骑着自行车。当年木生答应过送她一辆自行车，现在她骑上了自行车，却不知道丈夫已经死了。”他补充道，“自己看自己的戏是哭不出来的，因为脑子里全是复盘的画面——这个镜头如果那样处理会不会更好？这出戏如果换一个演法会不会更好？”

而电影里最大的泪点，也是最